

郑哲敏、王小谟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新华社 2013 年 1 月 18 日报道:2012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郑哲敏院士、王小谟院士。

一位是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一位是中国预警机之父,毕生都在为国家做事的郑哲敏院士和王小谟院士,最终也获得了国家给予他们的最高荣誉——2012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翻看两位科学家的人生履历和科研成就,我们发现,他们的事业始终都是着眼国家需求,服务国家战略,谋求国家利益。郑哲敏院士开拓的爆炸力学,就是为了国家需求而设立的学科是“两弹一星”的基础理论支撑。王小谟院士从事的预警机研发,事关国家主权的捍卫,为了战争条件下不被外国人卡脖子,他坚持认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预警机”。

1 月 17 日,在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奖的前一天,两院院士郑哲敏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拎着包来中科院力学所上班了。他的学生、力学所前所长洪友士研究员带着歉意向郑老解释:明天因为要开会,不能去看郑老领奖了。

郑哲敏摆了摆手说:“这有什么?不就是颁奖嘛。”

随后,他打开位于三楼走廊尽头办公室的大门,如同 50 多年来一样,只要人在办公室,大门就从来不开。所里的人只要有问题有想法,就直接拿把椅子来和他探讨。聊着聊着,椅子就落在他的办公室里。久而久之,七八把各式各样的椅子成了一道风景。

“这叫‘有进无出’。”郑哲敏说。

不关门不仅仅是郑哲敏的个人“爱好”,他还倡导整个力学所都开着门做科研、随时争辩。这让力学所一直保持着自由讨论和交流的氛围。

力学所副所长戴兰宏研究员还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自己刚到力学所读研究生,有一次郑老与青年学生座谈时就说,“有些研究人员,经常一来就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这样不好,大家最好都把门打开,便于交流。”

在那次座谈会上,郑哲敏的另一番

2009 年 10 月 1 日,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大庆。我国自主研发的两款预警机空警 2000、空警 200 在接受检阅的队伍上空作为领航机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预警机首次亮相。美国政府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评论:“比美国正在使用的预警机整整领先一代。”

观礼台上,71 岁的王小谟激动地扯着旁边人的袖子,指着天空直喊:“看,这是我们搞的。”话没说完,两行热泪已顺着脸颊默默流下。

2013 年 1 月 18 日,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这位一辈子投身中国雷达事业,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事业奠基人和开拓者的老军工,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在看不见飞机的山沟里研究雷达

1964 年,我国在中西部地区开始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攻势。1969 年,32 岁的王小谟和大批同事从南京被调往贵州都匀的深山中,成立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38 研究所,他们的首项任务是研制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三坐标雷达。“当时我们都憋了一股劲,一定要做好。”深山中一群年轻人设计出我国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随后全身心投入研制。这一干就是 13 年。

13 年的风雨洗礼,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横空出世,我国因此一举进入三坐标雷达技术世界先进行列,防空雷达实现了从单一警戒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的跨越。1985 年,这一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王小谟排名第一,获邓小平同志接见。

中国要有自己的预警机

2012 年 12 月 13 日,我国海监飞机到钓鱼岛上空巡视,14 日,日本发表声明,首先承认,我国的这次飞行没有被他们监测到,同时宣布即日起启用预警机加强钓鱼岛海域空中预警。预警机的作

郑哲敏：一定要干“出汗”的活儿

话对戴兰宏影响更深,这也是郑哲敏平日反复强调的:科学研究必须和实际结合,要么是瞄准国家重大需要的关键科学问题,要么是在学科上非常前沿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科学家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郑哲敏经常这样教导学生,“选题不能是不痛不痒的、可做可不做的,那是没有意义的。”

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爆炸力学,就是为了国家的需求而设立的。

1960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力学所的篮球场上,郑哲敏带领着研究人员,演示了一个小小的爆炸成形实验:硝烟散去后,一个小钢片被雷管炸成了一个小碗的形状。在欢呼声中,钱学森激动地拿着这个小碗绕场一周,边走边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小碗,将来要在机械工业中产生重大变革。

成为“两弹一星”的理论支撑的新学科——爆炸力学诞生了。而在此前,郑哲敏甚至没见过炸药和雷管。

“爱国的心情是科学研究的唯一动机。”两年前,在所内的一次“答钱学森之问”报告会上,郑哲敏这样说道。对他来

王小谟：领航人生

着工程的进展,尽管多次化疗让他极度虚弱。他告诉陆军,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个雷达就很不容易了,自己没有什么遗憾了。坦然淡定的人生态度让他身边的每个人感动。

十几年时间,国产两型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 9 个第一,突破了 100 余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 30 项。我国的预警机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2010 年,空警 2000 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此时癌症的阴影也奇迹般的渐渐远离了王小谟。

40 万元买人才

“我是王院士花钱买来的。”年轻的陆军笑着和记者们讲起他进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38 所工作的故事。

1986 年,正是 38 所准备从贵州深山迁往合肥的困难时期,缺资金、缺人才。就在这时,所长王小谟决定花 40 万元从中国科技大学“买”7 名研究生。这 7 名学生都是定向培养专业,毕业后服从学校分配。陆军就是 7 个人中的一个。

3 年研究生期间,陆军记得王小谟一到合肥出差就到学校去看他们,有时王小谟忙完在合肥的公事已经晚上八、九点钟了,他也会赶到学校去看看 7 个年轻人,跟他们讲讲 38 所的情况。每次几个年轻人都会被王小谟描绘的大山里热火朝天的雷达科研工作吸引,也会问问这位未来的领导“我们能干些什么呀?”王小谟总是笑着回答,“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将来进了所,有的是工作让你们干。”

果真刚进所不到一年,王小谟就把一个重要的雷达项目交给了陆军,让他做总设计师。他把陆军带到北京,和军方代表一见面对方就质疑王小谟“怎么让孩子当总师”。面对质疑,王小谟倒很坦然自信,他说:“第一,方案是我做的。第二,这个人聪明能干,一定能完成

汗就出活。”他所说的“出汗”,一是要能吃苦,下基层;二是要善于动脑子,“不能给工业部门打小工”。

郑哲敏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上世纪 70 年代,他经常和学生去怀柔基地做实验,每次都要坐上半天的敞篷卡车,年轻人都觉得颠得很难受,可年过半百的他从来不叫苦。在外面做实验住宿条件差,跟年轻人一起睡上下铺,他知道自己爱打呼噜,就一直读书,等到大家都睡着了以后自己才睡,而第二天一大早,他还要和别人同时起床干活儿。

米寿之年的郑哲敏已经功成名就,可是还有两个遗憾:第一个遗憾是“就只做了这么几项工作”;另外一个遗憾则是在高能粒子、激光等领域刚刚兴起时,他有点胆怯,致使“该抓的一些机会溜走了”。

今天,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的这份荣誉,让郑哲敏感到沉甸甸的。“500 万奖金需要做什么还没想好,但钱绝不会瞎花。”

在这位不善言辞的老人看来,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份名,就有了这份责任。我应该做得更多。”可是,“现在,还是有点欠了什么没完成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2013.1.19 文 / 陈竹



王小谟

任务。”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当初质疑的人都纷纷称赞起陆军。

正因为他的信任与放手,由他培养的年轻人进步很快。几十年来,王小谟先后培养了 14 位博士生,并先后培养出 18 位我国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

当记者问起 500 万元的奖金计划怎么用?王小谟的想法是建个基金,奖励雷达、预警机研究领域成绩突出的年轻人,“再钓些鱼出来”。

对目前我国预警机的领先水平,王小谟非常理性。他这样打比方:“美国的现役预警机都是上世纪 70 年代研制的。这好比人家十年前买了一辆车,一直没换,而我们是刚买车,当然会好一些。可如果他们再买新车,可以比我们的更好。”王小谟说,“因此,我们讲的国际先进水平只是准备好,不意味着整体技术实力超过了美国。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水平,我们的目标是预警机技术全面国际领先,不是在某某领域‘戴帽子’的领先。”

他希望中国的预警机研究团队更加强大。如何在未来复杂环境下发挥预警机威力,如何实现设计技术从国际先进向国际领先的跨越,王小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后来人加入这支英雄的军工团队,把自己的人生事业与祖国安危紧紧相连。

《科技日报》2013.1.18 文 / 刘莉